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平南 第六回 被迷執家將留神 遭大難劉慶得救

詩曰：南蠻少女法高強，拒家開兵鬥戰場。
異術靈符迷將士，英雄一命險遭亡。

當下段小姐說畢，段洪聞言大喜說：“女兒既有法力，即可施行了。”當下命刀斧手把宋將押回關內，仍在丹墀之下，這劉慶還是怒目圓睜。此時段小姐吩咐手下兵丁取得淨水，沐後拈香，告稟已畢，取出朱砂靈符一道拿在手，口中念真言，命人安放在劉慶頂腦之內。這劉慶的魂魄一時間離了位舍，邪符惡氣歸心，兩眼見人的相貌，個個多是猙獰凶惡，認不出一人，又呼喚不出話來。此時段小姐令左右松他繩索，另與他裝扮，改換盔甲，還他原馬兵器，復又念咒一回，噴水一口，向劉慶面上一噴，口念真言：“真火速降！劉慶還不快往宋營討戰，烈火燒你！”此時劉慶在馬上只見兩邊烈火飛騰，不知往哪裏走，心中恍惚，只得拍馬加鞭，飛跑而出，五百蠻兵連忙隨後出關，排開陣勢，來宋營中喊殺如雷。按下慢表。

且說狄元帥敗回營，查點眾兵丁，傷了千餘人，幸得眾將保護。獨有劉慶被擒，心中納悶，便對眾將弟兄說道：“劉將軍雖心粗，乃真性的硬漢，今日被擒，必然罵賊而死。思量當日結拜一場，不異同胞，想來也覺令人傷感。”張忠、李義說：“元帥，劉將軍雖被擒，此時還不見號令，或者蒼天憐憫他是忠君之漢，逢凶化吉也未可知。”元帥說：“眾位將軍啊，這劉將軍直性之人，定然有死無生了。想憶從前布衣起首，行伍出身，今日立下汗馬功勞，才得玉帶橫腰。如此結局，看來富貴如同春夢浮雲耳。”

正在言談之間，有軍士報上說：“劉將軍投降於南蠻，領兵前來討戰。”元帥與眾弟兄聞報，俱吃了一驚。元帥說：“劉慶與我幾人在大光山結義，直至今日，甘苦同樂，義重情長，焉肯投順叛黨？分明是你這狗才報事不明！”吩咐左右拿出營前斬首。刀斧手一聲答應，正要上前綁拿，軍兵大呼冤屈。元帥大喝：“奴才，你報事不真，妄哄本帥，還敢呼冤叫屈！”這報軍急呼：“元帥爺，小的報事並無差錯！這劉將軍果然帶領南兵數百，在營前喧嘩討戰。元帥若還不信，可差人出營一看，小人若有一字虛詞，甘當軍令，死而無怨！”元帥聽了，正要開言，又見來報劉慶討戰，一連幾次，把元帥氣得目瞪口呆，嘆聲：“劉慶，我與你自相相結金蘭，情同手足，甘苦與共，刀槍中不知見盡多少英雄，才掙得玉帶橫腰。豈知你今日改變心腸，投降了叛逆，貪生畏死，背主忘恩，結交之情，今付於流水。真乃是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背反了又來討戰，本帥若不親自出馬，真假尚然狐疑。”

想罷，吩咐放了報軍，盔甲戎裝已畢，正坐下軍中大帳，忽有下面一將聲如巨雷呼聲：“元帥，正須小將出馬，包管將劉慶拿來！”狄元帥抬頭一看，原乃張忠。便說：“張賢弟，你此去觀看他真假，生擒回營，還是傷他的性命。”張將軍高聲說：“元帥，如今劉慶既降了敵人，即是仇敵。他背反了朝廷，罷了家鄉妻子，全然不念聖上之恩、朋友之義，這等奸險小人，古今少有。小將出營，只須走馬掄刀，碎碎其屍，方消我恨！”狄元帥聞言說：“張賢弟，你休逞一時之氣！想這劉慶平生為人性剛質魯，乃硬直無私，焉肯背反投順敵人？其中必有緣故。今賢弟逞一時之忿，不思彼平日為人，倘然萬一錯誤，傷殘了他性命，豈不有誤了大事麼？你且退後，待本帥親自出營看過明白，果然他背反了，然後擒拿回營，定罪斬首未遲。”此乃狄青細心，體諒劉慶平日為人，乃一硬直漢子，況日久見人心，古言不錯。這狄青不為眾將之言所惑，細察參詳，猶恐屈陷了將士，智量深高，搜求仔細，非人可及。當時不獨張忠忿忿不平，就是李義，石玉與一班偏將，焦、孟二將，見元帥如此說來，俱各敢怒不敢言。張忠也不敢多說，便說：“元帥不用小將出馬，我等前去觀看如何？”元帥點頭應允。此時與眾將兄弟領了三軍，俱備上馬提刀，三聲砲響，大隊軍馬衝出營前。

狄元帥遠遠在旗門下把眼一瞧：對面數百南兵中，果然劉慶也。元帥使人呼：“劉兄弟，大宋天子待你不薄，你因貪生畏死便甘心降敵，姓名遺臭。本帥與你結義一場，也覺面無光了。”一連說了幾次，劉慶只不回答，在馬上瞪著雙眼看著元帥。當時元帥看他如此光景，想一會又對眾將說：“好生奇了。劉慶既投順南蠻，領兵來討戰，為何本帥問他數次，一言不答？令人可疑。”張忠冷笑說：“元帥，你看劉慶頭戴雉尾，領著南兵，耀武揚威前來挑戰，分明投降了南人，元帥何必多疑？小將不才，自願出馬，立刻擒拿。何必與他再講？”李義說：“元帥，你看劉慶，羞臉變成怒容，元帥問他的話一言不語。不如我們上前擒了這無義之人吧。”眾兵也是紛紛談論，亦要出馬。

狄元帥細想：“劉慶如此癡呆模樣，必有蹊蹺了。若從眾將出馬對敵，抑或傷了他性命，如何是好？”想了一番，又見眾將人人憤怒，個個摩拳擦掌，俱要出馬擒拿。元帥一想，呼聲：“眾弟兄將軍等聽著！”手提金刀向地下畫了一條刀界，說：“你等若無將令，出了本帥此條刀界之外，立刻斬首，決不姑寬！”說罷，一拍現月龍駒，與劉慶僅隔二丈之遙，細呼：“劉兄弟，你實因何意投降了南蠻，須說知本帥。”豈知劉慶全然不理，雙目看著元帥，手舞雙斧，砍來劈去。元帥把金刀撥開，又大叫：“劉慶，你因何反了？見了我們弟兄如同陌路之人，倘若你中了敵人之毒計，捉弄於你，故而如此……”他也不回答，又把雙斧砍來，又不發一言。元帥此時發怒，還刀急架相迎。二人刀斧交加地大戰，此刻一班宋將在刀界之內勒馬觀瞻，見二人戰殺一堆，眾人紛紛講論說：“劉慶為人生硬直，誰知今日其心改變，投降南蠻。竟與元帥對敵，真乃狼心狗肺之徒了。只恨元帥畫此刀界，不然，我們上前擒了他，碎屍萬段，方得消恨也。”不表眾人之言。

當時元帥與劉慶來往衝鋒三十多合，只管把刀虛架於他，見雙斧一慢，即趕上一步，將近馬頭，伸開猿臂將他肋下甲帶一扯，即拿過馬來，往本陣而走。眾南兵見劉慶被擒，一齊齊走回關去了。眾將見元帥拿了劉慶，俱已大喜，一同回營。元帥將劉慶放下，眾將把他細綁了。元帥上了虎帳中一看：劉慶面上血色全無，照前二日圓睜，呆呆立看。元帥開言呼聲：“劉慶，你食朝廷俸祿，就應該盡忠報國，因何貪生怕死，投降了敵人？你有何面目立於人世？”一連問了數次，劉慶只是二眼睜著，並無一言。元帥復又細看，只見他如凶神附體，亂跳亂舞，忽然高身跳躍，或呆呆立著。元帥細看，疑心不定，說：“莫非此女用什麼妖法亂了他的靈性不成？”說完忙下了帳，至劉慶跟前，將他渾身上一看，只見他盔頭上露出一點黃紙角來，心中早已明白。即伸手除了他頭盔，揭開發際，果然有朱砂書成符一道。元帥看罷，不覺點頭嘆嘆一聲：“將軍啊，你果然中了妖賤婢之毒計，險些傷了性命！”吩咐左右用火將妖符焚化了。

忽聞半空中有巨雷之聲，眾將驚異不已。又見劉慶此時大氣喘了一聲，真魂回歸本體，又倒地地下把身子一翻，二目一開一閉，往周圍一看，只見眾將與元帥弟兄俱在兩旁，即開言說：“奇怪了，莫非我劉慶在夢中不成？分明早間被女將擒回關內，我在他帥堂罵賊一場，甘心一死，以報聖上之恩。豈知如今仍在本營，此事好不明不白也。莫非我做了無頭之鬼，身入黃泉，遊魂至此？”說罷立而不言。停息一會，呼聲：“元帥，望乞將情由說知小將！”元帥點頭嘆嘆聲：“劉賢弟，若不虧得本帥知你平日忠硬，為人必不貪生畏死，就中了丫頭的毒計！今日托上蒼庇佑，天子洪福，全了你性命。”劉慶聞言一想，又見身上卻被綁了，不悅說：“元帥，小將犯了甚軍令，把我捆縛！”元帥冷笑說：“原來劉慶弟你被妖術所迷，所行之事全然不曉理法。”吩咐手下軍兵放了綁，然後細將前事一一說明。劉慶聞言說：“元帥，我早間所行之事全然不知，這賤丫頭真好厲害也！倘非元帥如此留心細察，小將性命休矣。我劉慶若不拿得這丫頭，報了此辱，恨斷難消也！”說罷，即將南人的戎裝盔甲拿來扯得粉碎，重新裝束。

元帥又吩咐軍中大排酒宴，與劉將軍壓驚。此日眾弟兄將士俱各開懷暢飲，另有一番言語談論，原乃是交鋒對壘之事。劉慶得全性命，皆由元帥察看，卻說起來，眾將弟兄深服其能，大贊其智。閒話不多題。不知來日交兵，何人勝敗，欲知詳細，下回分解。